



雾锁八仙观茶园。通讯员赵洁 摄



沧浪绿水。通讯员胡文波 摄



武当虹韵。通讯员蒲玉书 摄

山水织诗意 文脉润十堰

本报记者段吉雄

晨曦微露,武当山天柱峰在云海里若隐若现。金殿的鎏金瓦顶穿透薄雾,漾着温润的光泽,与下方紫霄宫飞檐上的脊兽遥遥相对,一庄一肃承天地,一金一黛映山河,恰好勾勒出“天人合一”的壮美画卷。走进这里,连呼吸都似沾了灵气。

循着磨得发亮的石阶拾级而上,路旁挂满红绳祈福牌,串串鲜红格外惹眼。风过处,祈福牌与檐角铜铃共舞,叮当作响,成了山间最轻快的韵律。身着灰衣的道士们悠然打太极,抬手、转身、吐纳间,动作揉进薄雾里,慢得似与山景浑然一体,分不清是人影入画,还是画随人动。

走得乏了,沏一杯武当云雾茶。茶汤澄澈如琥珀,抿一口满是甘醇。远眺裹着薄纱的武当群峰,便将山水灵秀、文化底蕴与人间烟火,都轻轻揉进了这段旅途。

汉江如一条碧绿的绸带,在秦巴山脉间蜿蜒舒展,最终在十堰腹地汇成丹江口水库。它以万顷碧波承载着南水北调的国家大义,也流淌着十堰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深情。漫步在环库公路上,不闻机器轰鸣声,唯有风拂芦苇的沙声、水鸟低啭的啾啾声,以及守护者轻摇船桨的欸乃声,共同织就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歌谣。

那些曾以渔为业的人们,如今成了一泓清水的守护者。他们收起渔网,换上巡护装束,驾着小船穿梭在库区的晨雾与暮色里。船舷划过水面,留下浅浅航迹,仿佛在碧波上一笔一画写下“守护”二字。岸边的“志愿红”也常与他们相伴,或弯腰捡拾岸边杂物,或俯身察看水生植物长势,让每一寸岸

线都浸润着温暖心意。

看不见的守护,藏在每一寸山水里。十堰人以上善若水的智慧,为一泓清水织就一张细密的“生态网”。在这里,“清水北上”从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,而是晨雾中巡护船的朦胧剪影,是岸边草木的盎然葱茏,是人们眼中对碧波的满心珍视,更是一泓清水穿越千里、滋养万家的温柔承诺。这一泓清水,见证了百万年岁月变迁,也见证着十堰人的执着坚守;每一滴水珠里,都装着山水相依的诗意,盛着时光沉淀的温柔。

在湖北青龙山恐龙蛋遗址博物馆,8600万年前的恐龙蛋化石,正无声诉说着地球的古老秘密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学堂梁子遗址考古现场,队员正向前来研学的学生讲解距今约100万年的“郧县人”3号头骨化石,这具迄今保存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,不仅实证了十堰百万年的人类史,更为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提供了关键物证。在竹山县绿松石雕刻工坊,非遗传承人以传统技法雕琢“石中天地”,千年玉脉在他们指尖化作精美的配饰与艺术品。竹溪县山二黄的舞台上,高亢唱腔与黄酒醇厚香气交织,演绎着秦巴山区的独特民俗风情。更令人惊叹的是,东风猛士七次亮相阅兵场,与武当武术的刚柔并济相映成趣,共同勾勒出十堰“山水车城”的多元气质。

站在天柱峰顶极目远眺,层峦叠嶂间汉江如碧带蜿蜒,丹江口水库波光粼粼。这座“山在城中、城在水中、人在画中”的城市,正以上善若水的胸怀与智慧,书写着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崭新篇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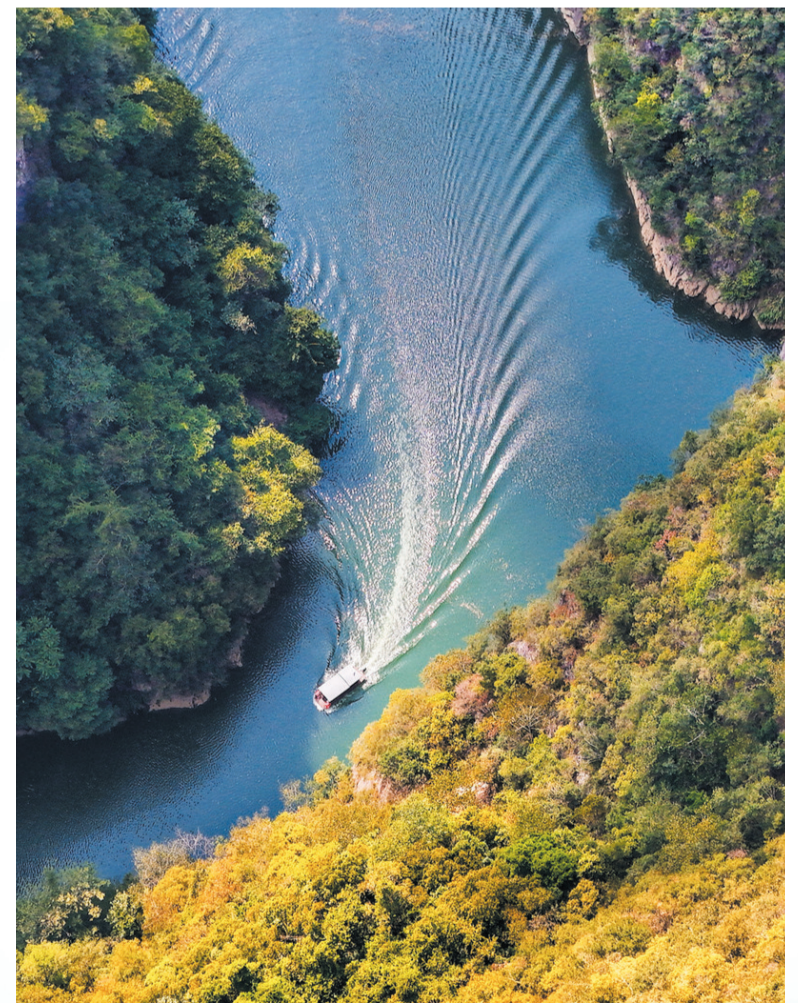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太极出武当。通讯员徐增林 摄



竹溪武陵不夜城夜色。记者张建波 摄



“武当一梦”沉浸式演艺。记者张建波 摄



秋染武陵峡。记者张建波 摄



大美郧阳。通讯员邵刘圣迪 摄



剑河水库生态鸟岛。通讯员李玉龙 摄